

《唐二家诗钞》版本考述

陈晨

摘要:在十二卷本《唐二家诗钞》1579年刊行之前,梅鼎祚已经刊行过一部卷次稍小的《李杜二家诗钞》。现存十二卷本《唐二家诗钞评林》、《合刻李杜诗钞评林》都是梅氏《唐二家诗钞》的衍生另刊本,其题署均系书坊妄题;而该系列选本在称名、卷次、文本上的差异并非全为书坊篡改所致。

关键词:梅鼎祚;唐二家诗钞;唐二家诗钞评林;版本考述

中图分类号:G256.22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9-1017(2009)03-0068-06

在明代,以“唐二家”来并称李杜,这种提法并不普遍^①;而以“唐二家”命名“李杜合刻本”的情况,则更为稀少。今人周采泉在调查明代杜甫诗歌合刻合选情况时,也发现“明人《李杜合刻》为数颇多,题称为‘唐二家诗钞’者唯此及梅鼎祚所辑者”^②。梅鼎祚(1549—1615),字禹金,号胜乐道人,是明中晚期著名的诗文选本家、诗人及戏曲家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评云:“辑《八代诗乘》,又辑《古乐苑》,于诗家正变源流,不为不审。”事实上,梅氏诗歌选编确与明代中晚期诗学流变有着密切联系;而以“唐二家”命名的《唐二家诗钞》,不仅深刻地体现了梅氏自身的重要诗学思想,还广泛地反映了明代诗学演变、唐诗学运动、李杜诗歌批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。但由于种种原因,特别是版本问题,学界的研究无法深入。为此,有必要就其版本问题作一番梳理与考辨。

一、研究现状

有关梅鼎祚该系列选本的版本考辑,学界目前最全面的是周采泉的《杜集书录》。该书著录了与梅氏相关的三种“李杜合选”:《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》^③载录的《唐二家诗钞》,李白诗四卷,杜甫诗六卷,万历七年刻(题名卷次有误,详后);《中国丛书综录》载录的《唐二家诗钞评林》,李杜诗各四卷,万历十七年刻;(嘉庆)《宁国府志》及《愚斋藏书目录》所载的《李杜诗约》,《宁国府志》为十卷本,而《愚斋藏书目录》为八卷本。至于版本源流,粹芬阁与丛书综录载本,周氏推测为同源异流本,“因两本书名卷数不同,故分别著录,此或为《评林》之早期刻本”,而《评林》“系据《唐二家诗钞》本,而加以评语者,与上本为另一刻,卷数亦不同也”;而府志及愚斋所载本,尽管二书目提供的信息不多,只有《愚斋图书目录》的“存,仇注未引”,但周氏断言“是编与《唐二家诗钞》题名不同,虽《府志》所载卷数与《唐诗钞》相同,而实际仅八卷,则卷数显然不同,当系梅氏所自编,另刊别行。不知两刻孰为先后,故两存之,以待续访。又按上列三书均与梅鼎祚有关,可能为坊贾所翻刻,故书名卷数互有异同耳。”据笔者调查如后,周氏上述推断是可信的。此外,孙琴安《唐诗选本提要》^④录有一种明万历十七(1589)余绍崖刻

① 明初林俊《吴静观墓碑》中“唐二家”即指“李白”和“杜甫”(《见素集》);晚明贺复徵《与余君房论文书孙鑛》也有类似提法,《文章辨体汇选》。

② 见《杜集书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,第778至780页。

③ 据它记载,卷数为十二;可见,周氏未亲见该本。

④ 除介绍文本情况外,还提及“此书另有明万历十七年(1589)刊本,《李诗钞评》、《杜诗钞评》各四卷,共八卷”,未知所据为何,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,第135至136页。

收稿日期:2009-01-13

作者简介:陈晨(1976—),女,复旦大学中文博士,现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博士后站工作。研究方向:中国各体文学理论。

本, 题名为《李杜二家诗钞评林》, 题署为“梅氏纂, 屠隆集评”, 其中李诗钞四卷, 杜诗钞八卷。孙氏且论定“该书虽无评点、笺注、序、跋各项, 然以上诸评, 亦足资参考”。此论不确, 详后梳理。

如前所述, 尽管《唐二家诗钞》对了解梅氏文学观念、批评思想, 乃至对展现其时文学批评实况, 都是一个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批评意义的选本; 但学界对该选本却还很陌生, 但凡涉及《唐二家诗钞》诸版本的著录及研究多沿袭上二家观点, 这显然与 20 世纪以来学界对唐诗学、李杜诗歌、历代唐诗选本等问题取得丰硕成果的状况不相称。即使现有的认识中也存在诸多“版本问题”, 如撰者、集评者的题署问题, 选本的题名、卷次问题, 文本是否有评点、笺注、序跋等问题, 各种版本的源流问题等等。

为此, 笔者通过翻检了大量的史志目录、明清近代藏书目录题跋、国内外馆藏善本书目以及相关研究著作, 并结合上海图书馆的两种藏本, 逐一梳理并深入考辨。如有不确或遗漏之处, 敬请方家指正。

二、题名、卷次

尽管《千顷堂书目》、《明史·艺文志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均未著录该选本, 但晚近以来的记载亦复不少, 只是“题名”与“卷次”不尽相同:

清宣城梅清《梅氏诗略》^①, 介绍梅鼎祚撰述中有“《李杜诗选》”一书, 却无卷数说明。

(乾隆)《江南通志》, 著录为“《李杜诗钞》十卷”。

(嘉庆)《宁国府志·艺文志》, 著录为“《李杜诗选》十卷”。

清盛宣怀《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》^②, 著录为“《李杜诗选》八卷, 明梅鼎祚, 第一五一三号, 明刻本, 四本”(《杜集书录》对以上二书目的转录有误)。

民国沈知方《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》^③, 著录为“《唐二家诗钞》, 陇西李白四卷、襄阳杜甫八卷, 鹿裘石室精刊本, 万历白绵纸精印。有王增尔兴印记。前有巴郡蹇达汝上撰序及千秋道人梅鼎祚撰序, 末有万历己卯年元熙仲弢后序”(同前, 转录有误)。

1959 年日本八木泽元《明代戏剧作家研究》, 著录为“《唐二家诗钞》十二卷, 五册, 明万历六年刊, 内阁文库藏”(时间有误, 详后)。

1959 至 1962 年陆续出版的《中国丛书综录》(页 1220 至 1223), 著录为“《李诗钞评》四卷, (唐)李白撰, (明)梅鼎祚评, 《唐二家诗钞评林》; 《杜诗钞评》四卷, (唐)杜甫撰, (明)梅鼎祚评, 《唐二家诗钞评林》”。

1993 年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古籍善本书目》, 著录为“《唐李杜二家诗钞评林》, (唐)李白、杜甫撰, (明)梅鼎祚选、屠隆集评、史元熙校”。

据调查, 愚斋图书馆藏书后归华东师范大学, 内容版式与《唐二家诗钞评林》近似, 不同处有: 首先是内容缺了原有的三序跋、李杜诗总评及“李诗选评”卷一的乐府序题, 其次是作者题署有些混乱, “李诗选评”四卷题为“宣城梅鼎祚选醒, 四明屠隆集评, 姚江史元熙校正”, “杜诗选评”八卷却均题为“宣城梅鼎祚禹金次”。据此可以断定, 该本与《唐二家诗钞评林》都是从《唐二家诗钞》而来的坊刻本(详后); 而且该本还可看出窜改痕迹, 该本很可能是评林本的前身。《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》的“李杜诗选”题名应是当时著录者自拟, 并非原有题名; 至于“八卷”的著录, 更是一种错漏。

此外, 《中国古籍善本总目》^④和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^⑤二书对该选本现存卷次的不同版本著录更为详细, 其中十二卷本《唐二家诗钞》与《唐二家诗钞评林》情况一致; 另一种题为《合刻李杜二家诗钞评》的余绍崖刻本, 卷次记载却有八卷与十二卷之分。而这个钞评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, 据调查, 卷次实为十二, 其他情况与华东师范大学藏本近似, 现有题名是著录者自拟, 非原有题署; 余不及者, 详后。

① 该书疑散佚, 部分见于《明诗纪事》、《宛雅续编》等书。

② 见盛宣怀《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》, 上海大成印务局 1932 年铅印版, 集部卷 4。

③ 见沈知方《粹芬阁珍藏善本书目》, 上海世界书局 1934 年铅印版, 第 33 页。

④ 见翁连溪《中国古籍善本总目》, 线装书局 2005 年版, 集部总集。

⑤ 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,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, 集部总集。

如上梳理,该系列选本的题名有“李杜诗选”、“李杜诗钞”、“唐二家诗钞”、“唐二家诗钞评林”、“合刻李杜二家钞评”、“唐李杜二家钞评”之多;卷次则有“八卷”、“十卷”、“十二卷”之分。

就题名而言,上海图书馆所藏万历乙卯(1579年)^①本题名为“唐二家诗钞”,万历乙丑(1589年)本题名为“唐二家诗钞评林”。但序跋中对该选本的称名各异,巴郡蹇达《唐二家诗钞序》称为“李杜诗钞”,梅鼎祚《唐二家钞小叙》称为“李杜二家钞”,史元熙《刻二家钞后序》简称为“二家钞”。

除《李杜诗选》外,上述称名都是《唐二家诗钞》的衍名或简称;梅氏诗钞本早于评林本,由此也证明了前者才是梅氏的定名。

就卷次而言,现存的“唐二家诗钞”和“唐二家诗钞评林”都是十二卷本,但《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》八卷明刻本的《李杜诗选》,《中国丛书综录》的八卷本《唐二家诗钞评林》,《宁国府志》的十卷《李杜诗选》,《江南通志》的十卷《李杜诗钞》,除《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》所载版本外,其他不知所据为何。

据梅氏《唐二家钞小叙》(万历四年)所述:“于唐盛际有《李杜二家钞》云已胜冠,里中二三子从余而请事斯道,因稍为益李什之三、杜什之四,以属余通其故、畅其大旨,总十二卷”,可以断定,在万历四年以前,梅氏确实自编过一部卷次更小的《李杜二家诗钞》;此后的十二卷本应是从对这一底本的扩充和改动而来的^②,但这一底本是八卷还是十卷,抑或两种并存,仍待考。

总之,梅鼎祚辑撰的李杜诗选有两种——《李杜诗选》与《唐二家诗钞》;历代著录中的各类称名,多是《唐二家诗钞》的衍名或简称;梅氏万历定本的题名是“唐二家诗钞”,而不是“唐二家诗钞评林”;称名不同的十二卷流传本,应是万历四年前八卷本《李杜诗选》的扩充本和改动本。因此,现存的十二卷本《唐二家诗钞》,显然是梅氏李杜批评思想的最完美体现。

三、文本、集评者、版本源流

长期以来学界对该选本不甚了解,现以上海图书馆的两种藏本为基础,通过《唐二家诗钞》与《唐二家诗钞评林》的比较,以期能还原该选本在文本情况、集评题署以及版本源流方面的真面目。

(一) 版本、编排、题署

先看《唐二家诗钞》,版本情况为:十二卷,《李诗钞》四卷、《杜诗钞》八卷;蕲水李猷、襄阳郑继之、姚江史元熙刻,宣城梅鼎祚选纂,万历七年(1579)鹿裘石室刻本;行款为“八行十六字小字双行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”;前有两篇序跋,万历六年(1578)蹇达的《唐二家诗钞序》(版心下方注“史仲弢书”)和万历四年(1576)梅鼎祚的《唐二家诗钞小叙》(版心下方注“沈君典书”),书后还有万历七年(1579)史仲弢的《刻二家钞后序》。编排情况:一是诗体分类,《李诗钞》,卷一为乐府,卷二为五言古,卷三为七言古,卷四为五七言律诗、五言排律和五七言绝句;《杜诗钞》,卷一、二为五言古,卷三、四为七言古,卷五、六为五言律诗,卷七为七言律诗,卷八为五七言排律和五七言绝句。二是宏观建构,首为“二家诗总评”,选录对各种诗体及李杜创作的批评;次为选录诗歌的篇名目录及有关李杜每类诗体的总评;最后才是有关单篇诗的注释、评点、考辨等内容。三是微观细分,包括解题、原文、注释、评点、考辨等^③。

再看《唐二家诗钞评林》,版本情况为:十二卷,《李诗选评》四卷、《杜诗选评》八卷;宣城梅鼎祚选纂,四明屠隆集评,姚江史元熙校正;万历乙丑年(1589)刻本;行款为“九行二十字小字双行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”。该版本除无注明三序的写刻者外,其他各项均与前书同。编排情况也相似:具体而言,“二家诗总评”方面,《唐二家诗钞》依次采录了刘次庄、蔡百衲、郑厚、敖陶孙、严沧浪、松石轩、王世贞诸人的批评意见,后列梅氏自己对以上各家的评论意见;而《唐二家诗钞评林》在选录的次序、评人、批评意见以及梅氏评论上均与前本同。“选篇目录”方面,《李诗钞》与《李诗钞评》,《杜诗钞》与《杜诗钞评》没有差别。“注考评”方面,如史元熙所云:“禹金者为之(李杜)选而传之注,其功二氏良伟”(《刻二

① 尽管万历己卯年本《唐二家诗钞》“李杜诗钞总评毕”后有“万历六年戊寅秋直隶宁国府梓”的刊记,但据史元熙《刻二家钞后序》“万历己卯春季”题署,该集最早也是在万历七年才能刊行的。

② 上页注释⑤所示刊记,结合《唐二家钞小叙》所述,不能排除万历七年《唐二家诗钞》的刊刻利用《李杜二家钞》原有板片的可能性。

③ 这些类项不是每首诗都必须具备,它们也可互相包容,如考辨也可在解题中。

家钞后序》),《唐二家诗钞》原本既有笺注,还有评点、考辨,《唐二家诗钞评林》也是如此;此外,连集评中杂糅梅评与他评的情况,二书都极为相似,如《今夕行》^①后“不浅不深,豪致可喜”的评语,前为刘辰翁语,后为梅氏语。

尽管如此,二书在版刻、题署、文本上的差别,也不可忽视:有九到十年的版刻时差,版式上也有变化,实为不同版刻。而题署也变一为三,分化出了集评者屠隆和校正者史元熙。史元熙,字仲弢,禹金好友,万历二年至七年任宣城理官,确为该集出版出力不少,蹇达《唐二家诗钞序》即云:“(此选)仲弢受而副墨焉”;尽管史氏誊写中也有校正的可能,但其自序及梅蹇二序中均未提及“校正”一事。屠隆,字纬真,是否为真为该本集评值得怀疑,考辨详后。从晚明李杜诗歌的接受来看,晚明人汇集当代评点名家时有“梅鼎祚”,却无“屠隆”^②;再从清人《唐宋诗醇》中李白诗引用评点来看,也只有梅氏评点,而无屠氏评点;这些也是有力佐证。

由上可见,《唐二家诗钞》与《唐二家诗钞评林》确为不同版刻,但二者的“同”与“异”,尤其是“集评题署”和“文本差异”,都是考订二者版本关系的焦点。

(二) 具体文本的比较

“集评者屠隆”的题署是否可信,《唐二家诗钞》和《唐二家诗钞评林》^③关系如何?还得从更细的文本比较来考辨。实际上,《评林》对《诗钞》确有不少删改、移动,主要表现为:一是前书的版心所刻“鹿裘石室”、“沈君典书”、“白下陈邦泰写”等,在后书中均未出现;二是将部分“夹评”或“尾评”移为“眉评”,三是删除了部分评语、按语、注释等。后二种情况尤多,详见表格及备注:

1、《李诗钞》和《李诗选评》

卷一:

篇名	《李诗选评》对《李诗钞》的变动之处
远别离	删评语“范德机云‘此篇最有楚人风……兹太白所为不可及也。’”
	删梅按语“近代朱束删入辨疑,大贖!范文白之论庶几得之。”
乌夜啼	将梅尾评“写得彻至”移为眉评
将进酒	删除解题中梅“白此篇与古词异”的按语
前有樽酒行	将梅夹评“酒波字妙”移为眉评
宫中行乐 词六首	其一,删梅按语“予谓宋意含而远,李意扬而竭,终当宋胜。”
	其二,删梅尾评“微刺贵妃何止清平一调。”
沐浴子	将梅尾评“此篇隐括骚意,便是名言。”移为眉评
襄阳歌	将梅夹评“笔端横荡,遂不觉重。”移为眉评

备注:卷三全同,卷二、三中除一处为删除梅氏尾评外,其余六处均为将尾评、夹评移为眉评。

2、《杜诗钞》和《杜诗选评》

卷一:

篇名	《杜诗选评》对《杜诗钞》的变动之处
游奉先县	将梅尾评“语意清彻”移为眉评
望岳	将梅尾评“虽觉气雄,亦非其至”移为眉评
赠卫八处士	将尾评“刘云‘阳关之后,此语为畅’”移为眉评
新婚别	将尾评“刘云‘曲折详至,微显条达’”移为眉评
无家别	将尾评“刘云‘写至此,无复余恨’”移为眉评
佳人	梅尾评“似悲似怨,自言自誓,矜持慷慨,修洁端丽”,后书脱落“端”字
有怀台州郑十八	将梅尾评“结后数语风骨苍然”移为眉评

① 见梅鼎祚《唐二家诗钞》,鹿裘石室万历八年刊版,《杜诗钞》卷三。
② 凌氏套印《李杜诗选》及李攀龙《唐诗选》系列,所列评点名家及引用评点情况也是如此。
③ 《唐二家诗钞》简称为《诗钞》,《唐二家诗钞评林》简称为《评林》,下文所涉多用简称。

遣兴	后书误为“遗兴”
梦李白二首 (以上卷一)	将梅夹评“偶然实境，不可更过”移为眉评 将梅尾评“人情鬼语，情至语塞”移为眉评；此外，“荣名安”后脱落“所之”二字，“每读刘司空”前脱离“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云”数字

卷二：

篇名	《杜诗选评》对《杜诗钞》的变动之处
前出塞九首	其二，将尾评“刘云‘赋到此极，可壮可伤’”移为眉评 其三，将夹评“刘云‘又缓而怨’”移为眉评，后书中缺“怨”字 其四，将梅尾评“使人不可读，不可不读”移为眉评 其九，删梅夹评“厚心苦道”
后出塞二首	其二，将尾评“刘云‘此诗之妙，可以招魂复起’”移为眉评
赤谷	将梅尾评“凄婉具足”移为眉评
寒峡	将尾评“刘云‘怨伤忠厚’”移为眉评
万丈潭	将梅尾评“语语矜到”移为眉评
石柜阁	将夹评“《唐子西语录》云‘如江间饶奇石，未为极胜，至此则不可及’”移为眉评
青溪驿奉张员外十五兄弟	将梅夹评“虽短语，故有深致”移为眉评
听杨氏歌	将梅夹评“情景幽怨”移为眉评
幽人	将梅夹评“非深非浅，使人慨慕”移为眉评

备注：大略而言，卷七八较少，卷三四五六的变动略多；具体而言，变动情况多是移夹评、尾评为眉评，少数为删除注释、评语、按语。

总的来说，《李诗选评》卷一和《杜诗选评》卷一、二，变化较多，具体多为移动《李诗钞》或《杜诗钞》的夹评、尾评为眉评，少数为删除评语、按语等；《李诗选评》卷三与《李诗钞》卷三相同；其余卷次的变化，也多是移动评语位置。另外，这些评点及按语除却前人意见外，其余都是梅氏自撰，与屠隆无涉。换言之，坊刻主意欲通过“删改和移动《诗钞》一些评语、注释和按语”以造成二者的文本差异；又刻意增添“集评者屠隆和校正者史元熙”的题署，也是为了使人相信《评林》是梅鼎祚选编、屠隆集评的一部新书。由上可断定，后出的《唐二家诗钞评林》是《唐二家诗钞》经改动、删节后改换题署的坊刻本。结合前对华东师范大学藏本的考察，可以断定，书坊对《唐二家诗钞》的窜改应有两次，上海图书馆藏本《唐二家诗钞评林》的改动更完美，以致更难辨别其作伪情况。事实上，如同万历年间其他坊刻本一样，《评林》版刻情况较差，远不及《诗钞》精美。^①

四、余辨

如前考辨，“集评者屠隆”确实不可信，可《评林》版刻者为何又会将集评者题署为“屠隆”呢？屠氏与梅氏及该选本到底有何关系呢？众所周知，屠隆是梅鼎祚好友沈懋学同榜进士与儿女亲家，二人经由沈氏介绍而相闻名，但在万历十年之前并未谋面^②。可见，梅氏1580年刊刻的《唐二家诗钞》^③，与屠隆没有关涉。后来梅氏也曾与屠隆有过一段裘马轻扬、徵歌放酒的生活，有诗题《问君典东归三首其东访王元

① 《评林》文本较差，最后一卷破损较多；但《诗钞》一些有脱字或不清处，也可借助《评林》补齐，如《李诗钞》卷一“采莲曲”和《杜诗钞》卷八“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有吴道子画五圣图”。

② 屠隆1577年任颖上知县至1579年调青浦知县期间；梅氏守父丧三年未外出，仅有代沈懋学为屠氏撰《颖上县东门河堤告成记》；从沈懋学1578年乡居至1582年逝世，屠氏也未造访过宣城。

③ 在万历岁丙子（1576）年或更早，梅氏李杜诗选评已完成。

美廷尉因过屠明府长卿以吴姬还也，诗并及之》为证；屠隆也由万历十五年（1587）九月至宣城^①，与梅氏“留连一月”^②（《与梅禹金》）、“独喜得了十年饥渴足下之怀”（《与梅禹金》，同前，页495）；同年，屠氏序梅氏《玉合记》（《章台柳玉合记叙》，同前，页430），盛赞其戏曲才能；梅氏也因得屠氏知赏而欣喜不已^③；此后，屠氏还嘱托梅氏为其校订《广桑子》（《与宁国令君》，同前，页546），一年后（1589），梅氏写信邀屠氏至南京，欲面谈自己读《广桑子》的感想，至于屠氏是否赴约，尚无明证。可见，尽管在1589年《唐二家诗钞评林》刊刻之时或更前，二人交游很频繁，关系也很亲密，但二人同期诗文书信中并未提及“屠氏为梅氏《唐二家诗钞》集评”一事；^④结合前之文本比较的结论，可以断定，1589年《评林》的刊刻也与屠隆无涉。

尽管如此，仍有必要弄清“屠氏本人是否评点过李杜诗”的一事，从现存史料来看，他虽没有专门评点过李杜诗，但他曾为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卓明卿刊刻的《唐诗类苑》写过序言，有评李杜诗云：“少陵思深，其诗雄大；青莲疏逸，其诗流畅”^⑤。从全序来看，屠氏的李杜诗批评及唐诗观，与梅氏有不少差异：屠氏持“诗随代降”的观念，偏重政教，且带有浓厚的佛禅色彩，而梅氏更专注于艺术辨体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该集屠序之前还冠有当时文坛盟主王世贞、汪道昆的两篇序，可见，屠隆在当时文坛及出版界的影响几可与王、汪媲美。而书坊主应正是冲着屠隆文名，欲借此提高该选本影响以获利。为此，书坊主便着手重新包装该选本：改变《唐二家诗钞》的题署、版刻、文本，将其更名为《唐二家诗钞评林》。

一言以蔽之，《评林》诸本中的“校正者”、“集评者”、“眉评”等情况，它们都是书坊主的有意篡改；《唐二家诗钞评林》毋庸置疑就是《唐二家诗钞》的坊刻改动本。至于“余绍崖刻本”二种，一为《中国古籍善本总目》的八卷本《合刻李杜二家诗钞评》，应是孙琴安所提及的余绍崖本；其版式与《唐二家诗钞评林》同；二为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的十二卷本《合刻李杜二家诗钞评》，据一些学者考察^⑥，除了“每半叶八行，行十六字，花口双边，板口刻‘李诗钞’三字”的版式不同外，卷次内容与《唐二家诗钞评林》相近。如前调查，卷次的不同，是著录有误。综合来看，它们也是从《唐二家诗钞》发展而来的。

事实上，各种题名、卷次、题署的梅鼎祚李杜诗选本，在反映梅氏系列选本流传情况的同时，也证明了《唐二家诗钞》在当时确有不俗影响；确实值得梅鼎祚研究者及明代唐诗选本研究者的深度关注。

On Edition Research of Poetic Collection of Li-bai and Du-fu in Dynasty Tang

CHE Chen

Abstract: Before the Poetic Collection of Li-bai and Du-fu in Dynasty Tang in 1580, There is much smaller Poetic Collection of Li-bai and Du-fu by Mei-dingzuo. The other twelve volumes' edition existed now are originated from the edition in 1580. All divergences on signature, volume and text, are not due into the faking of book-dealer.

Keywords: Mei-dingzuo; Poetic Collection of Li-bai and Du-fu in Dynasty Tang; Criticism of Poetic Collection of Li-bai and Du-fu in Dynasty Tang; edition research

（责任编辑：黄云鹤）

① 该年十月梅氏作《以诗代书招屠长卿》，而屠氏《与王恒叔》述赴约云：“客岁（1587）以九月出门，如宛陵哭沈君典墓……”，分别见《鹿裘石室集》和《栖真馆集》。

② 见屠隆《栖真馆集》，续修四库全书版，第477页。

③ 梅氏《答屠长卿》云：“得大序，从枕上跃起”，见《鹿裘石室集》，同前，第546—547页。

④ 其时二人朋友如沈懋学、汤显祖等文集中也均未提及此事。

⑤ 原序详见卓明卿《唐诗类苑》卷首，明万历十四年卓氏崧斋活字印本。

⑥ 他们主要考察的是李白诗部分，仍可由此推见杜甫诗部分，详见詹锳等《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》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4654至4656页。